



# 先尋求天主的國

Juegen Moltmann 著

黃美兒譯

## 天國與耶穌

誰與耶穌扯上關係，就是與天國扯上關係；這是必然的事，因為「耶穌的關懷」就是天國。

誰尋找天主、尋找那「正義與和平彼此相親」（詠八十五：十一）的國度，就是尋找耶穌，並將自己浸淫入他當日所做過的事跡，和今日他仍藉著聖神所做的事跡內。很明顯，這一切已差不多可以掌握在我們手上，因為耶穌本身就是天國。

耶穌之與天國，或天國之與耶穌，二者都是不能分割的。耶穌用他獨特的方式將天國帶來人間，亦將人帶進天國的美境。天國使耶穌變成我們的基

督、救主和解放者。所以，誰若有意明白天國的奧秘，便須注意耶穌；另一方面，誰若有意明白耶穌，亦必須先體驗天國。

我強調以耶穌為中心的天國，是因為在世界宗教史和世界帝國史中，人們對於「天國」仍有很多不同的觀念，專制主義者、帝國主義者、暴君，都將自己當做「神權領袖」，「因上主之名」犯罪，且把這些罪行視作上天的祝福。如果基督徒與他們有什麼不同，那就是耶穌造成這些不同，因為耶穌為他們被釘在十字架上。

歐洲自四百年前宗教改革後，人類對重獲自決能力的欲望亦隨之復甦；政治方面，特別自二百年

前法國大革命以來，推翻了君權神授思想及執政者，視人人生而「自由平等」，主張「一切權力來自人民」。但這「自由的國度」不是藉宗教，而是藉革命、解放和獨立自主而實現於世。誰相信這些，便不必再等待那遙遠的「天國」。然而，他們是否真的自由呢？

究竟何處能找到耶穌所關注的天國？從君權神授的政治抑或從獨立自主的政治？從權力陣線抑或從自由陣線？爲了找尋答案，我們需要重新「學習觀察」。首先，我們該從耶穌的言行去看出天國是怎樣的，尤其該從四部福音的章節去找出耶穌的關注。然後，爲能掌握答案，我們要「學習判斷」，并以五個問答的方式去進行有關天國的神學探討。爲了回答問題，我們必須知道，我們要往哪裡去和怎樣才可以有把握地進行。最後，我會介紹天國與我們的關係；不論在家庭和經濟、在文化和自然、在政治和教會各方面，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：「先尋找天主的國！」

## 天國是什麼？

在翻譯時，如果因運用一個名詞而使人錯懂了原文的意義，便十分可惜。希臘文的 *Basileia tou Theou* 應該怎樣翻譯呢？如果譯成「天國」，會令人想到「羅馬帝國」、「德意志帝國」或「神聖帝國」。「國家」當然是一個地域，由共同的法律和政府來維繫；「國民」是住在其內的男女人民。如果是指一個有限的地域，則它可說是一個「善的國度」或「惡的國度」，亦可說是一個「靈性國度」或「俗化國度」。但是，如果天國是與天主連結在一起的，那麼，便不能產生這樣的二元對立取向，因爲天主只有一個。

在這一百年來，「天國」這名稱開始被「天主的統治」譯名所代替。這個譯名更有活力：因爲天主統治，故此天主作主；而那裡有天主統治，那裡便有天國。由於我們在個人經歷、職業和政治上都曾遭受各類型權力支配而受過苦，所以，當我們渴

望「天主統治」時，都有些恐懼；這誠屬可惜。如果我們想做上主忠信的僕人，我們便必須知道天主統治的方式和其他統治者的方式有什麼不同。

如果說神是唯一的「主」，則恐怕會取悅男性，而令敏感的女性認為不合理，會使她們渴望被上主統治的心態相對地減低。如果將「天主統治」翻譯為「天主的王權統治」，則我們便要花很多時間才能找到一個有意義的例子去解釋。如果我們打開新約，我們不能找到「天國」的定義，耶穌沒有明顯解釋這名詞。最近有一篇教會的宣言認為：「耶穌假定人人明白這名詞的意義。」其實，耶穌並沒有介紹出一個舊的或新的天國的觀念，因為他就是天國。正確地解釋這個名詞是一回事，正確地把它活出來又是另一回事。學會「快樂」這個名詞和概念，與快樂地生活，始終是兩回事。同樣，分析「天國」是一回事，而去經驗它，感受它，看見它，品嚐它，又是另一回事。一個觀念並不能決定經驗，相反，經驗往往決定觀念；否則，我們便會因為難以明白

觀念，而不能夠有新的經驗。

因此，讓我們把「耶穌關懷」天國的觀念擱置一邊，直接進入「耶穌的關懷」本身。當耶穌說：「天國已臨近，就在我們中間」之時，他怎樣表達自己的「關懷」？當宗徒說：「我們親眼看見過，瞻仰過，以及我們親手摸過的生命的聖言……」（若壹書一：一）他們對耶穌有什麼經驗？

讓我們先從天國的比喻開始談談，因為耶穌最喜歡以自然世界和人類世界來做比喻。這些比喻幫助我們了解天國的程度遠勝於其他的解釋。這些比喻的豐富內容使我們眼界大開，看出天國的宏偉優點。然後，我們轉談治病，耶穌治癒病人是天國的奇蹟。之後，我們談談耶穌與罪人和稅吏同席，這共席象徵天國中吃喝的幸福。最後，我們談談天國的基本法律，即山中聖訓中的真福八端。

這裡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：如果天國的臨近有如耶穌之臨近他的群眾，則病者便變成健康的人，被剝削者得回他們的權利，不義者變為正義的人。

然後人們便應坐下來吃喝，因為上主新的一日已顯露曙光，那「永不完結的慶節」經已開始。

## 比喻中的天國

在馬爾谷福音第四章，我們找到一組比喻，包括：撒種、種子生長和芥子。這些比喻都是採自人「出去撒種……」，因為那人希望它們會長大并結出果實。天國也是一樣：它把希望的種子撒在我們的生命裡，漸漸出芽、長大、結出果實。雖然它們開始時是很小的，但如果他們是來自天主，則效果將會是意想不到的十分巨大。天國的萌芽亦像芥子般，是種子中最細小的，但當他們長大成樹，便會大到天空中的飛鳥都能在樹上找到棲宿之處。不理人們醒或睡，種子便自動地日夜生長；它內在的力量使自己發芽、生長、結穗。如果我們不只著重於比喻的象徵意義，也著重於比喻本身的啓示，那麼，我們便會將「天國」看作是自然界的復甦。因此，馬爾谷福音第十三章廿八至廿九節，把天國

比作「夏天」。大自然在春天的時候，樹木變得翠綠，花朵含苞待放，種子在田地裡發芽生長；同樣，天國就是創造的最後一個春天，這時新生命展現，所有生物都變得生氣勃勃，繁盛燦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些比喻都採自春天和夏天，而不是秋天和冬天。大自然的循環原本包括「生長和死亡」，但耶穌只採用生長去比喻天國。為什麼？因為天國不外是重新創造萬物，使之納入永恆的生命。

採自大自然的比喻使天國變得很有感性。我嗅到玫瑰的氣味，我也嗅到天國的氣味；我嚐到麵包和酒的味道，我也嚐到天國的味道；我踏過一片花兒盛開、彩色繽紛的草地，我也感到在天國裡一切都能生長發展；天國有足夠的東西供應給每一個人。

在路加十五章，我們發現另一組有關失而復得的比喻，包括：亡羊、失錢、蕩子。對「一個罪人悔改」（路十五：七）天上的喜樂有甚於對九十九個義人的喜樂；正如一個牧人，在放下自己的九十九隻羊，而去尋回那隻迷了路的羊時，獲得同樣的

喜樂。跟著是一個以女性為題材的比喻：一個婦女尋覓并找到她那個失去的銅錢。路加於是指出：「對於一個罪人悔改，在天主的使者前，也是這樣歡樂。」再接着是蕩子的比喻；那位父親是如此喜樂，以致說出了這樣的解釋：「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生，失而復得。」（路十五：廿四）耶穌在宣講的結論中，多次重覆說：「天國已臨近了，你們悔改吧！」

「悔改」這個字的意思，在我們語言的歷史中，有很大的改變，令我們感到無法恰當地把耶穌的心意翻譯出來。為我們來說，「悔改」含有懲罰或補償的意味，而古猶太語的意思卻是「轉向」，即是從罪惡的情況轉向正義的情況。「轉向」與「悔改」相連，都含有道德的意味。由此可見，我們常被語言及語言解釋所累。

究竟這些比喻又有什麼意思？亡羊被尋回，尋找者為不枉此番努力而感到高興。那失落的銅錢本身不能令自己失掉，也不能令自己被尋回，這份喜

樂的產生完全有賴於那婦人的努力。蕩子最後不是失而復得，而是死而復生。因此，根據這些比喻，「天國」究竟有什麼意思？不外是指天主在重獲他迷失了的受造物時的喜樂。那末，「罪人的悔改」又是什麼？不外是「被尋回」的經驗，一種從異鄉「回歸父家」、「重獲新生」及與天主重建和諧關係的喜樂情況。

春天百花盛開，青樹豐茂，我們感到大地充滿一片欣欣向榮的氣息；同樣，天國亦給予我們類似的感受。當我們感到天主的喜樂振奮我們，使我們的心神復甦時，「天國」便不是一種外來的支配，而是生命之源的流溢。因此，天國是沒有任何限制的，反而是一個很大的空間，供我們自由發展。如果我們經驗到這樣的天國，那末，我們便領悟到生命的豐碩和潛能。

不錯，天主的國可比喻那藏在地裡的寶貝和珍珠（瑪十三：四十四及以後），令人放棄一切來購買它。這樣看來，還有什麼更寶貴和更美麗的呢？

婚宴的比喻（瑪廿二：一至十）講得很清楚：天國并不是像在兵營般要人學習服從，而是一個婚宴，在那裡人們可以找到天主的喜樂、笑聲和愉快的歌聲。

## 治癒病患的天國

耶穌是言行一致的，天國的比喻正好是他治癒患病者、與被團體排斥的人和稅吏恢復交往，以及關懷窮人的註釋。耶穌與他們在一起，就是天國臨在的真實經驗。根據福音，人們在接近耶穌時首先經驗到的，就是耶穌擁有治病的神力，所以福音的作者，將罪人寫成病人，視他們從隱蔽黑暗的地方出來，尋找機會接近耶穌。

「到了晚上，日落之後，人們把所有患病的和附魔的，都帶到他跟前，圍城的人都聚在門前。」（谷一：卅二至卅三）「魔鬼」是混亂和破壞勢力的位格化象徵，他們以折磨人作為自己的特殊快樂。按照古代的猶太人的期望，當默西亞來臨時，這種

折磨人的魔鬼便會消失，人類便可以再度健康合理地生活。古代固然有很多治病的奇蹟；即使在今日這個醫學昌明的時代，同樣也有奇蹟。但耶穌所行的奇蹟卻具有特殊意義，它們都是天國來臨的標記。當天主來到他所創造的世界時，折磨人的惡勢力必須讓路，被折磨的受造物便重獲安康。天國驅逐死亡的毒菌而播種生命的種子。它不單帶來宗教方面的救恩，也帶來身心的康泰。在治癒病人的奇蹟中，天國得以體現。聖神賦予生命給受疾病死亡煎熬的人。今日我們很多人雖未有獲得過耶穌治病的親身經驗；但我們藉這些事跡，仍可瞭解天主的生命神力亦能滲透我們的身體，使我們領會到天國的物質層面。

當天主來更新和重整混亂的世界時，它明顯是要使病者恢復健康，使病魔的勢力消失。正如 Christoph Blumhardt 根據自己的經驗指出，耶穌的治病是「天國的奇蹟」。在萬物重新受造的曙光中，這一切都不是「奇蹟」，而成了完全自然的事。當

一個人對天國失望而不能再向前看時，這些治癒的奇蹟才變成可以被人遺忘的神話故事。但在天國充滿希望的情況中，人們不能忘掉這些奇蹟，因為他們是希望的「記念」，亦是產生新希望的泉源。

正如嚴重的疾病是死亡的預告，耶穌之治癒病患亦是復活的預告。只有當這有死的生命重生於永恆時，耶穌為病患者所做的一切才告完成。我們在重病中與死亡搏鬥；我們在痊癒中多少體會到復活和來世生命是必然發生的事，但由於我們缺乏經驗，所以我們很難想像是一回事。耶穌曾用他的聖言將天國的種子播在我們的心田裡，用他治癒的能力播在我們身上；在復活的世界中，天國才得圓滿實現。對於疾病，天國就是痊癒；對於死亡，天國就是復活。

當耶穌治癒病者時，他把天國帶來人間，也使天國成爲自己的關注點。但這只是真理的一半。另一半是，當病人來到耶穌跟前時，耶穌也體會到何謂天國。但他不能任意施行天主的治病神力；在有

些情況下病人得到治癒，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又不能。在他的家鄉納匝肋，「耶穌不能行什麼奇蹟」（谷六：五）。究竟在什麼情況下耶穌能行奇蹟？在什麼情況下卻不能呢？

當一個被魔鬼纏繞的孩子被帶到耶穌跟前時，耶穌要求他的父親說：「爲信的人，一切都是可能的。」孩子的父親含淚說：「我信！請你補助我的無信罷！」（谷九：廿三至廿四）。即使這樣薄弱的信德也算足夠了。耶穌遂「握住他的手，拉他起來，他就起來了。」

那患血漏病的婦人的故事說得更有力（谷五：廿二及以後）。她偷偷地穿過人群，在耶穌的後邊摸他的衣服，因爲她心裡想：「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，必然會好的。」從當時人的觀念來看，這樣的觸摸會令耶穌不潔，但那婦人卻因耶穌而痊癒。耶穌覺得「有一種能力從自己身上出去。」他望著她，並說：「女兒，你的信德救了你，平安去罷！」這些經驗使耶穌領悟到治病的能力並非隨自己的意願，

而是隨病患者的信德而從自己身上流溢出來。他對病人的期望亦愈來愈大，也明白到天國實際是怎麼一回事。

最後是那個客納罕婦人的故事，她是爲了患病的女兒而跟著耶穌（瑪十五：廿一及以後）。她不是一個猶太人，而是一個外邦人，所以耶穌毫不客氣地推卻她：「拿兒女的餅扔給小狗，是不對的。」但她立刻以他的語調回答他說：「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掉下來的碎屑。」在此，耶穌不但承認她有很大的信德，而且更有堅定的意志，於是說：「就如你所願望的，給你成就罷！」她的女兒痊癒了；耶穌明白到天國跨越以色列的範圍。這個外邦婦人給耶穌指示出新創造的無限領域。

我們可以說，天國就是由耶穌與病人、由他的能力和人們的信德所互動形成的。天國的臨在就是對聖神的體驗。所以，當我們體驗到賦給人生命力的聖神時，就是體驗到那正在臨現的天國。

## 耶穌團體中的天國

正如耶穌曾答應將天國賜給貧窮的人，使天主治病的神力降臨於患病者，同樣，耶穌也將天國的正義帶給那些不義的人，即那些在福音中所稱的「稅吏與罪人」。他公開地和他們交往，以至那些義人看不過眼，說：「這個人交接罪人，又同他們吃飯。」（路十五：二）但從天國已臨近的角度來看，耶穌藉著與罪人同席，預示了義人他日在天國中一起吃喝。

義人又怎會與不義的人同餐共桌？不錯，耶穌出於憐憫而將天主的恩寵加給不義的人，並且像保祿後來所說的，他要藉這樣做而使他們「成義」。這種施恩行動早已蘊藏在聖經所說的「接納」字眼內。誰被拒絕，自尊心就會深受傷損，感到自己像「不潔之物」。誰這樣看自己，就會鄙視和憎恨自己。相反地，誰看見別人處在這境況中，而能夠無條件地接納他們，便會令他們感到被提昇和被救贖。



耶穌醫治那些「罪人與稅吏」的方法，就是接納這些被鄙視的人。這樣，天國便臨現於那些被屈辱的人中，並解放那些被囚禁在自卑感中的人。

然而，除了那些被排斥的罪人與稅吏外，還有那些義人，他們決定什麼是正義的，什麼是善的，和誰該像罪惡般被排斥。正如擁有財富的人決定誰是貧窮人，那些擁有美善的人亦決定誰是有罪惡的人。那些所謂「善人和義人」見到耶穌接納罪人，並與他們吃飯，便認為他如果不是罪人，就是顛覆他們的社會價值觀的革命者。但是，耶穌卻藉天主的恩寵使罪人成義，又將那些所謂「善人和義人」從自滿的陷阱中拯救出來。所以，誰接納罪人，也要準備接納義人。讓天主的恩寵負起拯救和審判之權吧！只有這樣，所有人才和平共處。

### 窮人和孩童的天國

天國在世上的「憲章」就是耶穌的山中聖訓，它以神貧者的福份作為高峰，因為「天國是他們的」

。這種神貧的人就是保祿和宗教改革所提到的「罪人成義」。福音首先傳給「窮人」和那些在世上一無所有的人。「窮人」包括了饑餓的、失業的、被奴役的、沒有勇氣的和哭泣的人。他們不被社會尊重，是供人利用的勞力，也是窮人中最貧窮的人，甚至是不能再有貢獻的老婦人。

另一方面，不單指「富有者」，還指「暴力者」，他們不顧一切地剝削窮人，驅逐他們。耶穌以自己的訊息和行動來宣佈這種使貧者愈貧、富者愈富的社會衝突現象。在這種衝突中，天國的喜訊要求作出抉擇，支持窮人，把他們從富人的暴行中拯救出來。福音帶給窮人什麼？它沒有為窮人帶來什麼福利，也沒有令他們像其他人一樣富有；它帶給他們的是新的尊嚴。窮人不再是被壓迫和侮辱的對象；相反地，他們擁有天主長子的尊嚴。耶穌使那些窮人肯定自己在天主眼中不容侵犯的尊嚴。窮人、被奴役的和那被販賣的婦女就因這肯定而能夠從被貶抑中站起來。他們拋棄社會因陳沿襲的價值觀：不

認同自己是失敗者或一無是處的人。他們重新仰起頭、挺起胸膛來生活。窮人的自我解放的最大的阻力，就是那些錯誤的社會價值觀，因為他們會令人產生自卑感。信德使人克服自我憎恨，扶起跌倒者。「天國是你們的」：這不是空洞的安慰，叫他們沉默忍受，而是令他們在這暴力的社會中站起來，生活得像天國的子孫一樣。

耶穌並沒有提昇窮人在社會上的地位，令他們變成像其他人一樣富有，然而，他領他們加入團體，互相分享，正如在他的增餅奇蹟飽飫五千人一樣。

耶穌和他的門徒，不論男女，都要把天國的遠景宣佈給同時代的窮人，因為天國已屬於他們。「神貧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」（瑪五：三）耶穌和窮人一起找到天國，窮人將天國顯示給他。他與小孩子亦是同樣情況；他聲稱天國已屬於他們的（瑪十九：十四）。他發現人若要進天國，就必須變成小孩子。所以，實際上這是一份靜默的邀請，它吸引我們通過窮人進入天國。如果有人稱

這為「通過窮人傳教」或「窮人的默西亞使命」，也無相干。同樣，這也是一份無言的純真邀請，它吸引我們通過小孩子進入天國。耶穌不但向病人、窮人、婦女和小孩子宣講，還向他們學習。誰聽到耶穌天國的訊息，就會在他們與窮人、婦女和小孩子組成的團體中，發現到同一的天國。這時，最後的會變成最先的，最弱的會變成最強的。這樣看來，我們需要知道誰是可以依靠的；那位會把天國帶給我們的，同樣會將窮人和孩子帶給我們。他們是他的家庭，也是他的子民，因為他們在這暴力的社會裡代表著天國。

## 五個神學問題和回答

根據以上對聖經的領悟，我們現在嘗試回答一些有關天國的神學問題。

（一）天國是現在的，抑或是將來的？

究竟天國是一個經驗，抑或是一個期望？

看過以上所寫的，這問題便不難解答。它是在

耶穌團體中一個現在的經驗：當病者得到治癒，失落的被尋回，遭鄙視的獲得接納，貧窮的得回他們的尊嚴，癱子變得生龍活虎，年老和厭倦的生命恢復青春活力之時，天國便告開始。它開始時像粒種子，把嫩芽伸展到地上來；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經驗到的。但它也是一個希望，一個穩妥地建基於經驗和記念的希望；正如種子需要生長，那被尋回的亦希望返家，治癒的希望從死者中復活，解除束縛的盼望生活於一個自由的地方。正因為我們現在可以在耶穌的團體內體驗到天國，我們期待天國將來達至滿全。所以，經驗和希望是相輔相成的。

教會所提及的天國臨現的徵兆，如果將它當作是「時代的徵兆」或政治局勢的「徵兆」，便未免變得意義薄弱。天國的種子已播下，且已萌芽，但痛苦亦不斷增長。那些感受到這種情況的人開始因現世尚未得救而感到痛苦，體驗著悲憤與無能。他們是由於喜樂的經驗而呼出：「來吧，主耶穌」和「願你的國來臨」。我們愈感到天國的臨近，便愈

切求天國的來臨，因為當自由臨近時，我們便開始對束縛感到難受。

(二) 現世的天國究竟像世上的國度，抑或是像來世的國度？

那些認為天國屬於來世的人，常引用耶穌的話：「我的國不屬於世界」（若十八：卅六）。他們忽略了這話的原意，其實它是指天國的根源，而不是指天國的地域。當然，天國不是來自這世界，而是來自天主，否則它不能醫治這病態的世界。但藉著耶穌，並在耶穌內，天國臨在此世上，亦正如耶穌所說的，天國就以人物的形態站立在羅馬帝國的總督前。

如果這是創造者天主的天國，它便包含了整個創造，包括：天和地、世上可見和不可見的，天上來世的和地上現世的。在天主經裡，我們祈求天國「臨於地上如同在天上」，在天上的受造物已完全回歸上主的懷抱；在地上的受造物仍為掙扎之中。天國的未來使我們期待著新天新地的出現。

因為猶太人不敢直呼天主的名字，所以他們用「天上的國」來代替「天主的國」，這改變并無意義它是在天上。我們不想「進入天上」，但希望「自死者中復活，并得到來世的生命」。所以，正如耶穌一樣，天國是在這世界上，誰見到他，都會說：「藉著耶穌的十字架，天國便永久地建樹在世上，因被釘基督的復活，整個創造的新生便開始。」所以，兄弟姊妹們，「你們忠於現世吧！」因為它值得我們對它這樣做。

(三) 天國只是天主的事，抑或也是人的事？我們不能做些什麼，抑或我們能完成默西亞的工程？

「天國是天主的事」，這類教會宣言似乎令人結論出，「人不能也不必去建樹這國度。」從上面提及的教會宣言來看，這種將天主與世人分割是可以理解的，但它令到耶穌在新約中的說話失去意義。所有基督徒都宣認耶穌既是天主又是人，那麼，在這分割中，耶穌屬於那一面？所以，說「天國是天主的事」并不正確，而應該說「天國是耶穌的事」。

正如上面所說，和耶穌一起的團體，都親身經歷過天國，而且不是一時的或含糊的，而是清楚得好像病人得到治癒、罪人得到接納和失落的被尋回一樣。既然是耶穌的事，天國便實在可以被人經歷，亦可以被人實踐。「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，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。」(瑪六：卅三)天主的能力是在耶穌的團體內經驗得到。藉著這些經驗，人可以變成「天國的同工」，并與耶穌自己一樣，從事默西亞的工作：「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：天國臨近了。病人、你們要治癒；死人，你們要復活；癩病人，你們要潔淨；魔鬼，你們要驅逐。」(瑪十：七至八)為耶穌來說，天國亦是我們的事。「天主」意即真正的自由，而真正的自由就是天主。

「天國工作」，是十九世紀從事愛德工作的傳教士和基督徒的口號。在這個口號下，德國漢堡市開辦了問題兒童之家，還在 Reutlingen 地方經營集體工業，也在 Reutlingen 地方開設愛德服務機構。基督

徒以工作服務來回應時代的需要，但必須注意的是，在這些天國的服務工作外，還有天國的喜樂，這可從安息日的休息和基督徒節日的慶祝中見到。為猶太人來說，慶祝一個安息日就等於實現天國的一小部份，而每一個成功的節日，所實現的天國部份便更大。「祈禱和工作」固然重要，但「休息和慶祝」才能使一切圓滿。

(四) 天國是指另一個世界，抑或是指不斷改變的這個世界？

有些人以為天國是指世界末日後的另一個世界，也有些人以為永生是死後而出現的另一個生命；但這些想法都是錯誤的，更會貶低受造物的價值。新的創造並不是另一個創造，而是指把這混亂的世界更新。其實，永生並不是指另一個生命，而是指活於天主生命內的現生。保祿曾強調說：「這可朽壞的生命，必須穿上那不可朽壞的。」因此，天國就是指這世界從暴力和不正義改變為正義與和平，也從邪惡中改變為天主的子民和屬神的兒女。天國也

不限於宗教、倫理或靈性方面。作為創造主的國度，它必定能包容一切，多姿多采。將福音中的「天國」翻譯為「新創造」會較為合適；所以，「活得更有朝氣吧！因為萬物的新受造已臨近。」

縱使我們只經歷到它的種子和幼苗、清晨的甦醒和疾病的治癒，但我們仍然不能限制萬物的新受造，也不能將天國置於經濟和政治之外。無論在何處，若生命受到威脅，生命之主便會介入。

(五) 天國是神權統治，抑或是與生活的天主結合？

若按照字面的解釋，「天國」就是「神權政體」，但「耶穌的關懷」卻是在創造者的團體內，所有受造物的復甦。天國是個廣闊的空間，那裡沒有任何壓力。沒有天主所給予的廣闊空間，人便沒有自由。天國也是圓滿的時刻，因而人們可以對時間的每一片刻說：「繼續停留吧！你是如此美麗，實在值得欣賞，沒有止境。」天國是天主的臨在，他居住在受造物中，使一切受造物加入天主的家庭，成為天主家庭的成員。天國是指天主的既臨近又臨在，

容許受造物分享天主的特徵，包括：天主的光榮和美麗、天主的活潑和美善，因為天主亦分享了受造物的特徵，包括：他們的有限、脆弱和腐朽。我們現在已在愛中經驗到天國，因為「那存留在愛內的，就存留在天主內，天主也存留在他內。」（若一書四：十六）

因此，我們期待著蒙救贖的受造物在天主內，而天主也在受造物內，歡欣喜樂。我稱這些為「基督徒對天國的觀點」。如果耶穌本人就是天國，則天國豈不就是天主的宇宙性降凡？如果基督徒對天國沒有像耶穌一樣的觀點，則神權統治觀點便毫無意義，很易被神職人員或政治家所濫用。

## 先尋求天主的國

「你們先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，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。」（瑪六：卅三）

為耶穌，天國是他的首要關心；為我們，則很多其他事情常干擾我們，特別是顧全個人的喜好。

我們要設法把天國重新安置在我們生活的第一位。

我採用傳統有關現世各種不同類型的天國的觀念，但并非以傳統靜態的觀點，而是以動態的觀點提出，使我們明白在生活的哪幾方面應奮勉努力。我將要談及五點：（一）促使人際關係和情況人性化；（二）促使政治民主化；（三）促使經濟社會化；（四）促使文化與大自然協調，以及（五）促使教會邁向天國。

（一）婚姻、家庭、友誼和其他人際關係是使人變得更人性化的重要領域，因為在男女的關係和父母子女的關係中，可以消除殘暴，也使彼此變得更有情味，學習和洽相處，做個真正的基督徒。

愛的藝術是要學習的。從寬恕的經驗和重新開始的奇蹟中，我們學會了愛。在那「沒有壓力的廣闊空間」中，我們彼此接納，一起成長，共同發展。愛包括友誼，教人懂得如何對人既有情感又會尊重別人的自由，亦等於尊重別人的秘密和潛能。如果沒有了愛，則我們便會為對方塑造一個凝固的形象，

審判和攻擊對方；這就是死亡。而愛使我們從這些已凝固的形象中解放出來，對別人開放，對別人懷有希望，彼此等候；這就是生命。

人際關係是社會的基礎，不限於婚姻和家庭。從「耶穌的關懷」角度看，一個社會的好與壞，全在於它是否照顧最弱小的人民。憐憫不單是屬於慈善服務機構的權利，也是屬於整個社會的權利，可從每一個社會的憲法反映出來。從窮人的負擔和病者的治療可衡量社會的法制和保健組織；從監獄亦可以反映出社會是否合乎人道。依照被釘基督的眼光，我們應從下往上看社會。

(二) 促使政治更民主化本源自基本人權和公民權，在組織國家機構時，應使之服務人，而不是使人適應國家。今日國家的權力和權力的運用，除非是合乎人性尊嚴和人權，否則不算合法。這不但該是國家對內政策，也是對外政策。國家的權力及權力運用受人權所規範，一旦超越人權範圍，便失去其合法性。所以 Barmen 神學宣言第五條說：「教

會提醒我們關於天國、天主的誠命、正義，以及統治權和統治者的責任。」所以天國提醒我們，要壓止所有藉武器毀滅世界的威脅，也要干涉那些不重視人權的國家的內政。

(三) 促使經濟社會化，并不是指剝奪私人財產或將經濟生產變成國營化，而是指把工作 and 利潤公平分配給一切有關人士，不分男女，要顧及這一代和下一代的人類。在每一個社會裡，都有成文的社會合約；而在兩代之間，又有不成文的社會合約。以我的意見，今日應提出的是：(A) 社會上不同階級人士獲得工作公平分配和生活公平發展，以及(B) 社會上不同年齡人士獲得工作公平分配和生活公平發展。孩子是社會上最弱小的成員，不能對今日的決定表達自己的意見，但今天利益所要付出的代價卻推在他們身上，由他們承擔；這實在有違天國正義。

(四) 促使文化與大自然協調可稱為「生態環境的改造」，這是今日非常重要的問題。一向以來，

文化被用來征服大自然，供人使用。如果人類需要生存，將來的文化便要符合宇宙間的情況和其他受造物的自主權。必須保護自然環境，使它們不受人的自私破壞。「只有當人不以自己作為文化的中心時，它們才可以生存。」這話聽似荒謬，其實是真的。人類不是受造物的冠冕，萬物也不是為人而受造的。人類是大受造團體中的一員，為讚美天主而受造，正如穹蒼是為「讚美永恆的光輝」而受造一樣。

(五)談到教會在天國中的方向問題，「天國的外向觀」應代替目前「教會的內向觀」。教會的存在不是為自己的志趣，而是為「耶穌的關懷」。教會不該掛心如何保存現狀和擴展自己的影響力，除非這一切是置於天國的目標之下。如果教會的精神和組織符合天國，那麼，便是基督的教會；如果教會和天國有衝突，教會便失去存在的權利，還變成一個多餘的宗教團體。在今日的世界中，天國的方向就是傳福音和解放，即是要向普世傳揚天國的

福音，特別是向貧窮的人傳福音，提高和鞏固人們的信德。同時，帶給受壓迫的人自由，使被侮辱的人恢復尊嚴，讓沒有權利的人重獲權利，這些都是教會的神聖使命。傳福音和解放的關係，有如精神的治癒與肉體的治癒，彼此相輔相成。在南美、亞洲和非洲，基督徒基層團體和其他聚會的訊息是，傳福音與解放是手牽手，不能分開的。基督的傳教命令和改革命令、呼籲悔改和建樹一個政經改革的正義社會、與天主和諧共處及建立世界和平，這些都是互相連結，不能分開的。那裡天國臨近，該處的天主子民就會聚集一起，而天主便會宣佈天國的訊息，引領全世界回歸。教會是個福傳和解放的團體，否則它便不是基督的教會，更不會是教會。現在，我想用三項呼籲來結束這篇文章：

——首先是天國，然後是教會：

親愛的主教、男女牧者、教會內的行政人員和所有有關人士，你們的腦子裝滿了書卷和詳細的調查，懷著焦慮的心發出這個疑問：「教會將會變成



什麼樣子呢？」現在請你們忘記教會，關注天國，尋找它的義德吧！那麼，活力充沛的教會也是屬於你們的。忘掉自己是基督徒，關注萬物的更新吧！那麼，你也會自然成爲基督徒了。

——首先是天國，然後是國家：

親愛的政治家、男女公民、所有擔心國家安全或懼怕國家權力的人士，請你們忘記國家，關心天國和它的義德吧！那麼，你便會明白國權力是如何的有限，然後再能好好地運用它，來爲所有人的權利和大自然的權利服務。

——首先是天國，然後是經濟：

企業家、工商界人士、消費者和所有致力促進國民生產總值的人士，請你們忘掉利潤和增長率，而去關注天國和它的義德，爲第三世界窮人、生活在我們第一世界陰暗中的人、下一代、以及大自然尋求正義吧！要高瞻遠矚，那麼，你們將可以達致「延綿的發展」。

——首先是天國，然後是個人身份：

誰爲天國的緣故而喪失生命，便會得到生命；誰在虛幻和自憐中把持自己，便會失落自己。不要退避，卻要參與！成功必須經過血汗；誰找到天國，就會找到真我；誰找到真我，就會找到天國，因爲天國就在我們之內，在我們的深處。

讓我們成爲天國的參與者，使萬物的更新今天就開始體現，而在基督再來時得以完成吧！現在就是使我們變得有生氣的時刻，因爲我們的生命正與天國一起臨現，邁向開花結果之途。